

THE NILE

The Life-Story of a River

尼罗河生命之河

[德] 埃米尔·路德维希 著
(上册)

石云龙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尼罗河

(上册)

生命之河

[德] 埃米尔·路德维希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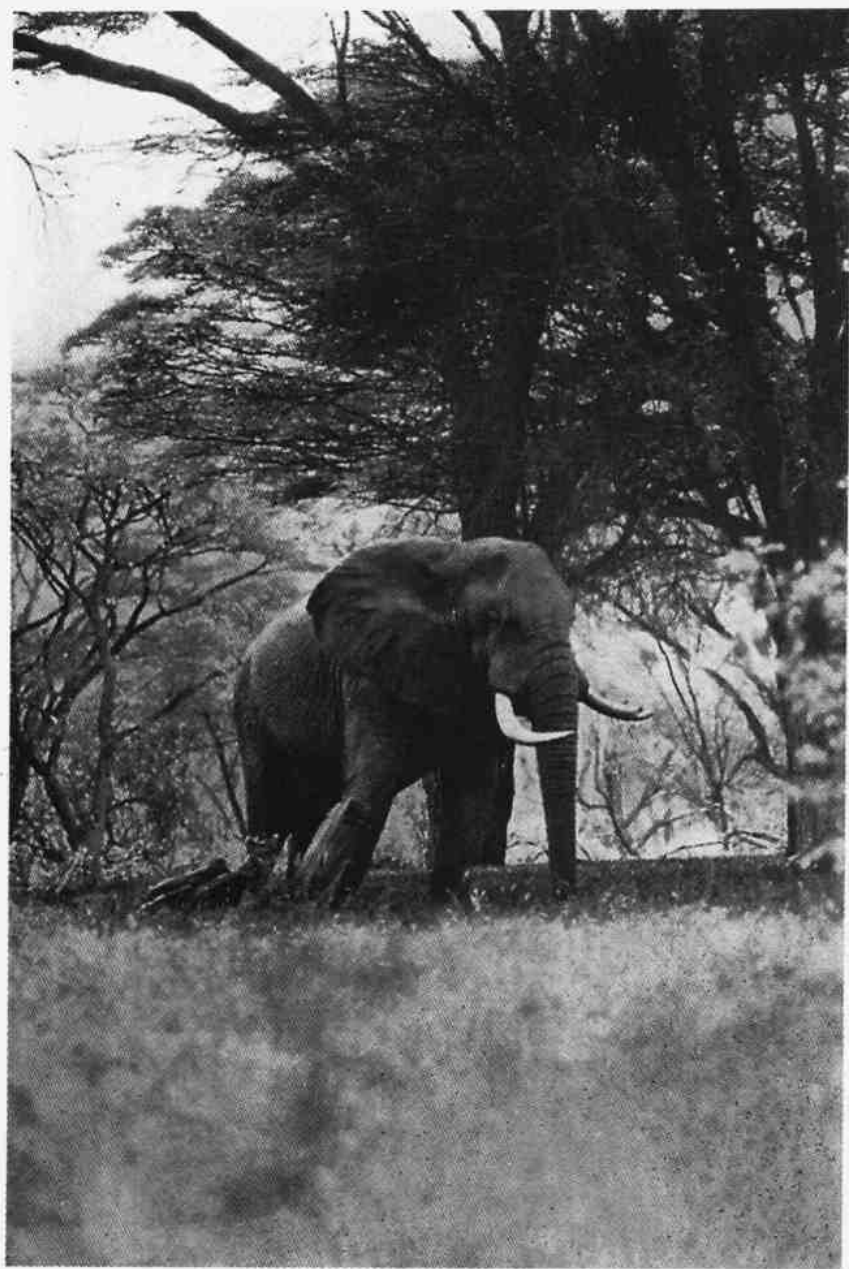


■ 石云龙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他们都是这样的，阁下。他们用金字塔作标准，测量尼罗河水位的高低，由此判断年岁的丰歉。尼罗河的河水越是高涨，收成越有把握；潮水退落以后，农夫就可以在烂泥上播种，不多几时就结实了。

引自莎士比亚《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第二幕 第七场



史前庞然大物

出版说明

艾米尔·路德维希被誉为伟大的人性化传记大师，他的作品，如《歌德》、《拿破仑》、《俾斯麦》等，一经翻译在中国出版发行，即为广大读者所喜爱、所认可，并被视为人物传记的经典之作。然而艾米尔·路德维希还有另外两部重要的、付出极大心血和辛苦为自然界所做的传记，却很少有人知道，更鲜见好的中文译本，它们是《尼罗河》与《地中海》。这使喜爱艾米尔·路德维希作品的读者难以窥其作品的全貌，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如今《尼罗河：生命之河》的翻译出版，或多或少是对这一缺憾的弥补。

《尼罗河》（德文版）1935年首版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其英文版1936年行世，并有两个以上的版本。在出版此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所搜集到的两种英文版本的图片和地图不尽相同，但互为补充。因为年代久远，一些图片业已发黄模糊，复制后效果不是很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将所有这些弥足珍贵的、反映尼罗河风貌的图片和地图全部收进本书，为的是呈献给读者一个尽量完美的中文译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代译序

大河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在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印度洋到北冰洋间这片大陆的广袤土地上，公元前40世纪开始，陆续出现了五大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黄河流域文明（华夏文明）与爱琴海文明（古希腊文明）。除古希腊文明之外，所有这些文明都属于大河文明。

大河不仅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也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她象征着自然与人在文明历史上表现出的最基本的关系，象征着文明的意义本身。大河宽厚地养育着生命，也无情地吞噬着生命；河水可能温厚地流过，玉带般串起缀满两岸的田园、城郭；也可能在一个平静的早晨突然呼啸着汹涌而来，瞬间吞没那些偎依在她身边梦幻般生活的人们。然后又是另一番平静的景象，一如既往。“如果一场洪水摧毁了那里的庄稼，印度人就会孤傲而平静地微笑，因为他们知道来年土壤将会更加肥沃。在埃及，他们6000年前就知道，尼罗河中的淤泥形成了三角洲，那里每年都会获得丰收。”人崇拜大河、依仗大河，同时也试图征服大河，让大河在人的意志下为人的生存服务。路德维希眺望雄伟的阿斯旺水坝，就像歌德的戏剧诗中饱经沧桑的浮士德看到人们填海造田时一样，为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所感动，“愿你每天每日去创造生活与自由，然后才能有自由与生活的享受。”

大河与人的故事，就是人类文明的历史。路德维希用传记的形式写作尼罗河的历史，想将“尼罗河的故事当做寓言”，希望在一部大河的传记中，表现人与民族的史诗。大河象征着自然的仁厚与肆虐；人的敬畏与抗争，则象征着文明的力量，就像路德维希“在河里看到了人的形象、人的命运”。在此，已经没有什么比大河更好地成为人类文明历史的象征，她流过广阔的空间，也流过悠古的时间；她负载并毁灭着不同地区、部族、国家的人的生活，见证了不同时代不同个人、家族、王朝的兴衰荣辱。在此，似乎也没有哪条河流比尼罗河更能寓言人类文明史的意义，她跨越四个国家，全长6671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她孕育了世界上最辉煌的古代文明，留下文明史上最长的记忆，如今却只有金字塔与王陵的废墟作证。

尼罗河发源于维多利亚湖。源头月亮山脉的山坡上，居住着矮小的俾格米人，他们今天的生活比6000年前尼罗河入海口的古埃及人还要落后。俾格米人的奇迹是世界上身材最矮小的人靠猎取世界上身材最庞大的动物大象为生。聪明的俾格米人、快乐的乌干达人，他们生活在尼罗河源头，黑非洲腹地。数千年前，他们就接受了地中海最先进的文明国家的传统习惯和器皿，但数千年之后，他们见到一个白人还稀奇得像见到天外来客。他们靠上帝的恩赐——香蕉生活，他们的行为举止都像是“天生的绅士”。他们崇拜他们家乡荒野地带的那段尼罗河，像是崇拜神灵。

尼罗河的源头是神秘的源头。探险家们为了发现她，在没有路的丛林和原野上奔走，在常有幻灭和忧伤、很少欢乐和成功的人生旅途上奔走。他们不了解那些上千代人生活在祖先土地上的人的乐趣，当然，那些人也无法理解他们。大河在晨曦中寂静不动，白犀牛半身藏在岸边的深草中，淡青色天空，几朵碎云被霞光染上了金边，阿尔伯特湖美丽的清晨令人想起人类童年的乐园。在这里，尼罗河离开了她的第二个源头，平缓流过长满芦苇和灯芯草的沙滩、肥沃的大草原，然后在尼罗莱突然变窄，转向西北，汹涌湍急的河流冲过群山，在里贾再次进入平原。苏丹的土地从此开始了。

路德维希是20世纪西方最优秀的传记作家之一，也可以说是西方最后一位浪漫主义甚至带有巴洛克风格的传记作家。他的写作有暴风雨的狂放，有春水晚风的细腻；有史诗的壮阔，也有哲学的深邃。

传记开头对尼罗河源头景色的描写，完全是优美的抒情散文。能将枯燥的地理描述得诗意盎然，除了文学大师的才情外，还有学者式的丰富的知识。尼罗河的环礁湖地区，大片的沼泽地，被一种恢弘的孤独笼罩着，只有茂密生长的纸莎草，在无边的风中起伏，提醒着人们尼罗河畔6000年的文明。从维多利亚湖出发，尼罗河已经征服了热带，年轻时代的冒险活动过去了。青尼罗河的汇入，是在广袤的、传说中天堂之地的埃塞俄比亚境内，使得尼罗河与尼罗河畔人民的历史，都表现得更有性格。“从埃及人到如今的商人，人们都到这里来寻找香料和象牙、黄金和奴隶。阿比西尼亚象牙在埃及甚至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在一长列的商人队伍中，三种宗教和四五种不同的文明，将光明和混乱播撒到了这些陡峭的群山峡谷里的每一个地方。但是，如果他们试图征服这个地方，群山、巉岩和河流，人和雨水会联合起来赶走入侵者。同样，险峻的自然环境与骁勇的人民，也将这个帝国分裂成许多互不相连的土地，从来没有任何人能够将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统治。国王之间战事连年，他们强迫每一个男人去当兵。如果说没有任何人能够从外部征服这个不可思议的帝国的话，也没有任何人能够从内部统治这个帝国。它虽四分五裂但却固若金汤，周围尽是贪婪与好奇的目光。这个天然要塞在大陆的边缘，就像隆起的肩膀屹立着。”

《尼罗河：生命之河》是一部地理之书，也是一部历史之书。它既是一条大河的传记，又是生活在这条大河流域的民族与文明的传记。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他为尼罗河作传，就像记述伟人的生平，表现尼罗河在原始森林中的童年，在斗争、失败、努力、成功中度过的壮年，这不仅是个空间过程，也是一个时间历程；她汇纳众流，穿过沙漠，在时间的尽头与空间的尽头，创造出集辉煌与衰败于一身的埃及文明。尼罗河是生命之河，创造生命之河。该书的叙述结构也是传记式的，五卷“自由与冒险”、“狂暴的兄弟”、“与人类斗争”、“征服的河流”、“黄金入海口”，拟人化了大河的生命过程。尼罗河流过埃塞俄比亚的那一段地理与历史，作者写得分外生动。这里自然有了性格，历史变成戏剧。权力信仰厮杀着，种族部落厮杀着，历史动荡不安，经常显得残暴肆虐，这里自然也与历史表现出相似的性格。薄雾淡淡的日子里，太阳中天，一片蔚蓝，贝都因牧人唱着歌儿，一切都在梦幻般的宁静中。突然，天色变暗，四周沉寂得让人感到压抑，

雷声透过险恶堆积的乌云从远方传来，接下去就是飞沙走石的暴风，咆哮着，卷走无辜的牲畜、人与帐篷。幸福与灾难，瞬息变幻，让人在极度恐怖中萌发对神灵的敬畏。

路德维希创作的《歌德》、《拿破仑》、《俾斯麦》、《人之子》、《三巨人》、《天才与性格》，已成为西方传记史上的经典之作。他以传记体写作的别具一格的《地中海：传说之海》、《尼罗河：生命之河》，更能表现他传记特有的史诗风格。人们通常由尼罗河联想到的是埃及文明。但尼罗河流域的文明远不限于埃及文明。埃及文明不过是它时间与空间上的终点。尼罗河在苏丹境内进入沙漠。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沙漠，只有被苍鹰剔净、被烈日晒白的死骆驼骨架，里程碑似的标志着道路与人的足迹。苍老的沙子覆盖了历史，亘古的风吹过，像是念叨那些逝去者的名字，从法老、总督到赶骆驼的沙漠骑手。苏丹3000年、埃及6000年的历史，就在河畔流过。尼罗河流淌着，仿佛没有时间，尼罗河畔的文明延续着，似乎也在时间之外。尼罗河在努比亚沙漠进入埃及境内。丰饶将取代蛮荒，村落将在沙漠边缘出现，而且连绵不断。倭马亚王朝率军征服埃及的将军阿穆尔·伊伯恩·艾尔·阿斯如此赞叹：“埃及依次展示了一幅幅变幻莫测的图景：一个干旱的沙漠，一段银白色的水流，一片覆盖着厚实泥浆的沼泽地，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草原，一个鲜花怒放的花园，还有长满金黄色庄稼一望无际的田野。”尼罗河水与阳光创造了灿烂的古埃及文明。路德维希用全书几近一半的篇幅，描写埃及文明的今昔。新建的阿斯旺水坝与古老的金字塔，是埃及文明的见证。在这里路德维希看到文明在时间中的脆弱，也看到无数代人在世纪堤岸上努力创造生活的伟大。如果说，大河与人的关系构成的文明与关于这种文明的书意味着某种启示的话，那么，这种启示告诉了我们：更迭的是那显赫的王朝，兴衰的是那繁华的城市，而阳光、河流和阳光河水养育的耕作土地的人民，才是文明的永恒的力量。6000年后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土地上摘棉花的妇女儿童们哼着的忧伤的歌曲，可能还是6000年前用吊桶汲水的农夫们所哼唱的曲调。

路德维希写过多种名人传记，大部分在国内已有汉译本出版。5年前我曾请朋友翻译出版了他的《三巨人》、《天才与性格》，并想有朝一日，能够重译《尼罗河》，译出《地中海》。我跟国际文化出版公

司的臧燕燕谈到这件事，她比我更兴奋也更热情。选题很快确定了，希望我推荐一位高水平的译者。我想到石云龙先生。石云龙教授多年从事英美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在康拉德研究领域造诣尤深，由他主编的《20世纪英美文学辞典》（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新世纪英汉词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等，都是高水平的专业工具书。如果能由他翻译，也算不辜负这位伟大作家的作品。

石云龙教授慷慨地承担下翻译工作，他将书名译为《尼罗河：生命之河》，很是传神。译事难。石云龙教授以严谨认真的学水精神，在短短的一年半的时间里，查阅了大量相关的资料，译完这部同时具有学术性与文学性的巨著，工作之艰辛是可以想见的。译事难而不讨好，就更难。当今学术体制中，写书可能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大家都奋勇去写书；译书确实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因为译著对于考核评职称评硕士点博士点基地之类都没有用。自然也就没有人愿意做翻译了。从这一点上看，石云龙教授完成的工作，不仅艰辛可以想见，而且，令人敬佩。

又是一年快结束了。记得去年此时，我还在伊利诺依大学图书馆里，帮助石云龙查阅这部书的有关资料。12年前，也是这个时候，在南京，我们穿着军大衣，坐在冰冷的宿舍里，校译《20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部400多万字的大书，至今未能出版。当年一同做事的朋友，也天各一方，从北京、海南到多伦多。朋友的情谊经常是以共同的事业联系起来的。10年前我到厦门，云龙仍留在南京，书信电话往来，学术上的合作，一直没有中断。有幸也有趣的是，我们在国内一直没有机会见面，却有缘在英国布里斯托尔的同所大学做访问学者。他在英语系，我在戏剧系。一个多雨冬末的晚上，我去布里斯托尔车站接他，看到他瘦削的身影出现在车门口，至今还能感受我当时的激动。以后的半年里，我除了旅行，基本上每周都会去他这间暖气热得让人发慌、散发着浓重油漆味的顶楼办公室坐坐。英国的盛夏也是凉爽的，他又将我从同一车站送走。半年后他也回国了，日子又像过去一样。我想起路德维希笔下的尼罗河，在经过上游的奔腾跳跃之后，变得平缓深远，季节性的泛滥如期到来，但也会如期平静。人像孤立的鸟，若有所思地站在世纪堤岸的沙滩上，间或惊飞划破凝固的空气，以某种优美的曲线落下后，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

一部书有一番道理，一项工作是一段经历。《尼罗河：生命之河》出版了，作为一本书，它的生命从此在读者手里开始，但在译者那里，可能是个结束，一段工作、一段经历的结束。石云龙教授又开始了他新的研究项目。他约我代写个译序。出现在书最前面的文字，总是最后才写的。我理解代译序的意义有两重，一重是对读者阅读的引导，一重是对译者译事的回顾。前者让人兴奋，后者多有感伤。好在大家都很努力，让工作弥补岁月的残缺吧。

周 宁

2002年11月21日

于厦门大学海滨东区

前 言

每次我写人物传记时，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条形神兼备的大河形象，可只有一次我却在河里看到了人的形象、人的命运。1924年末，我第一次看到阿斯旺大水坝时，它的象征意义强烈地震撼了我，我似乎从尼罗河流程中的这一关键地方彻底地理解了这条大河。人类的智慧征服了一种巨大的自然力量，所以沙漠应该产出硕果。百岁老人浮士德就曾经试图以获取这种成果为人类最高目的来为其同胞服务。《浮士德》的结尾好像就寓意于眼前的阿斯旺大坝上，一想到它就促使我拿起笔来创作尼罗河史诗，把尼罗河的故事当做寓言来写，就像我写过的伟大故事一般。

但是，在讲述尼罗河的冒险故事、揭示冒险的深层含义之前，我不得不全面了解这条河，这样，我才可以证实或者从细节上去纠正这种视觉上的偏差。我对非洲的其他部分早已熟谙。我热爱非洲大陆，因为它给我带来了快乐；甚至早在世界大战前，我就已经把赤道当做了尼罗河之源。不过，直到我开始研究尼罗河时，才发现它是世界上所有河流中最最奇妙的河。

地球上这条无与伦比的大河绝不是河水最充沛的，这个事实决定了尼罗河的全程及其盆地的生命。尼罗河流经沙漠，在一半流程中既没有接受过支流也没有得到过雨水补充，但是，它却没有干涸，而更确切地说，它在接近尽头时创造出了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在青年时代，尼罗河消耗掉了自己最强大的力量，可到达入海口时水力依旧强

劲。虽然尼罗河总长度差不多占了地球周长的十分之一，但是它还是维持着所有河流中最简单的形式：除了中间有一个环状外，尼罗河采取了地道的南北流向。在全长 2750 英里中，只有 250 英里河段在经度上有些变化，这样，在河的尽头，入海口地区与源头地区的经度相差无几。

尼罗河盆地拥有东半球最大的湖泊，非洲大陆最高的山脉和最大的城池。尼罗河两岸栖息着北半球最多的鸟类，居住着世界上几乎每一种动物，生长着从高山植物群到热带森林里的所有植物。尼罗河流经沼泽、平原、沙漠到达世界上最肥沃的耕地。它养育了数以百计的不同民族，山区人、湿地人、阿拉伯人、基督教徒、食人的人、俾格米人和巨人。这些人为了争权夺利、为了维护信仰和风俗、为了证明肤色优劣而进行的斗争可以从这里追溯到人类历史上最久远时——6000 年前。

但是我发现，最奇妙的事还数自己的认识：要不是这条河的存在，反映自然伟力、生物活动、人类奋斗、农业和植物、动物与人、景色与历史等等这一切现象，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可能是这种模样。

既然它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出现在我的面前，从其源头奔腾而来，川流不息到入海口，那么我就只能设法去展示这些冒险活动的内在需要，从其特征谈起，就像谈论伟人的生平一般；设法表现这条河如何像孩子一样，从童年时代的原始森林中出现，在战斗中成长、昏迷、倒下、再爬起来，直至胜利；表现它那远道而来的勇敢的兄弟河如何向其匆匆赶来，合成一处流过沙漠；如何在其壮年时代展开了与人的搏斗，如何被打败、被驯服，为人类创造了财富；如何在最后阶段制造了比在早期荒野中更多的悲剧。

与所有生物一样，它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命运都主要由自然和环境来决定的。所以，这里自然力在初始阶段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而后来，在与人类的斗争中，生命带来了诱惑，带来了劳作。尼罗河从荒野原始的混沌中流出，进入清晰而复杂的现代文明之中。它亲眼目睹了治河者的伟大计划受到了损害，最终厌倦了人类对黄金的贪欲，流入大海，要在永恒中获得新生。

记载任何河流生命的文献，主要有科学著作或是作者与读者一道旅行的游记。这里尝试的新型描述方式则需要不同的体裁。在这里，

一如我以前写的传记，为了弄清这条黄金水道，我不得不从这条河流程中的五个关键地点来进行勘察：阿尔伯特湖（两次）、诺湖、喀土穆、阿斯旺和开罗。由于我的目的不是撰写游记，而是讲述一个伟大生命的故事，所以不是我们——读者和我，在河上旅游，而是河流自身在旅行。让我们着迷的正是尼罗河的冒险经历。

不过，要想在这里寻找那四个尼罗河国家翔实的地理和历史状况，或者以为这是一部反映这些国家人民、动物或植物的百科全书的话，那就注定会是徒劳的。这些内容零散地出现在书中，而且被反复地删节过，目的是让尼罗河不受阻碍地向前流淌。因此，本书开头部分就不得不牺牲掉那有关尼罗河发现者的冗长故事：它可以在后面出现。

从尼罗河源头到入海口的经线得由历史的纬线来穿插，前三卷穿插内容占四分之一，而第四卷和第五卷则占得更多。因为当我看到尼罗河上游的大象和狮子、下游的骆驼和驴子每天晚上来河边喝水时，我的眼前就出现了所有那些生活于斯、统治于斯、受难于斯的形象，那可是个没有尽头的长列啊。我看到了沙漠里、苏丹草原上以及西方人诞生地埃及发生的那些宗教的和种族的战争。

在这本书里，就像我以前写的传记一样，我设法抹去了文献的痕迹。这样做深化了我的印象或者说使我的印象更加完善。将我所见所闻的象征意义展现出来，表现出可见事件中的象征意义，这对我来说好像要比炫耀一大堆人名和日期重要得多，毕竟人名和日期人人都可以从参考书中查到。这里，与在任何别的地方一样，我设法生动地描述专家用数字和图表来表现的内容。我无意刻画人们耳熟能详的东西，而是要描写我眼前出现的事物，然后再去给它起名字。只有一次，在第三幕的高潮中，在大坝问题为这条生命之河带来决定性时刻的地方，有几个数字必须保留下来，为此我恳请读者能够谅解。任何其他绝对必要的事物都是用整数来表现的，因为从诺湖到喀土穆602.5英里听上去不如600英里好。非洲的名称如何翻译成欧洲语言这个问题，也远没有解决。

在尼罗河的后期生涯中，是品格在斗争中证明了自己。自然环境、地形地貌在其青春期中产生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影响，后来，这种影响却来自于人类。这种主题转换在河的故事中不可能特别突出，这条河在其生命的一个阶段里，曾经横穿过目睹了人类最悠久历史的这

片土地：3000年的苏丹历史，接下来是6000年的埃及历史。因此，这本书（涉及上尼罗河）的前半部中四分之三写的是大自然，只有四分之一写历史。后半部分（涉及埃及）自然和历史大约平分秋色，尤其是在阿斯旺和尼罗河三角洲之间景色、植物和动物差异相对比较小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尽管如此，本书埃及人部分中有关历史，只要与全书主题不发生冲突，就不得不做一些格言化处理。同我以前作的传记一样，图片取代了思想。在这些图片中，社会状况优先于战争，人的感情比他们的状态更重要。因此，在本书苏丹那一部分里，描述重点偏向于黑人或大象的情感，而白人的情感就退居其次。同样，在埃及部分，作者并非从法老或苏丹的视角来表现历史，而是设法站在埃及农民的立场上描述历史，因为农民一生中与尼罗河的联系要比其统治者密切得多。埃及是世界上惟一这样的土地，那里每一个居民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这条河。沧海桑田，王朝更迭。但是，作为土地之父的这条河却永存下来。6000年前，为人类提供水与粮食的尼罗河对农民的重要性，与如今水坝和棉花的重要性不相上下。因此，这种从下层开始书写历史的新尝试基本上展示了农民眼中的宗教、庙宇和雕刻，因为农民是尼罗河下游的居民。

这里尤其缺乏的是我没有参与的大型娱乐性探险活动和人种学的讨论。我对人种学理论持怀疑态度。我看到，那些狂热的学者们将尼罗河人种归属颠来倒去，时而将其划入一个种群，时而又将其从中撤出。这时，我的怀疑就更加强烈了。在关于含米特人和闪米特人的整个学术争论过程中，每五年都有关于“文明圈”的时尚新发现，而这对我来说还不如去看一看阿特巴拉河边的贝都因人。从贝都因人矫健的四肢上，我可以欣赏到四五个种族的融合，并对此产生敬重之情。但是，即便准确地认识了这些混血种族，在一本尼罗河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书里，那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另一方面，在人类生活中有色人种准备扮演新角色的时代里，他们的社会状况对我来说似乎很重要。所有这一切都永远受到尼罗河的影响，接着又反作用于尼罗河。我的惟一目的就是将它当做一个伟大的寓言，理清它的命运。

* * *

在1930年到1934年间的三次尼罗河旅行中，我研究了乌干达、

苏丹和埃及境内的整个白尼罗河，在一次去西阿比西尼亚^①的旅行中研究了青尼罗河。后一次旅行引导我进入了尼罗河源头地区，然后沿河向下进入苏丹。青尼罗河的中游最长，从塔纳湖到苏丹边界，即便今天也几乎无人踏勘，一些亲眼目睹过其中一段的旅行者在笔记中粗略地描述过。我能够轻松自如地乘坐火车、飞机、轮船和帆船、骆驼和骡子完成全程考察，得益于对尼罗河有兴趣的三个国家政府的协助。它们是：埃及政府，尤其是弗阿德国王一世，他指定一艘汽轮由我们自由支配；英国政府为我们的旅行提供了各方面的便利；阿比西尼亚政府从加拉巴德开始为我们提供了士兵担任警卫。

本书的上半部完成于东非战争爆发前。我诚挚地感谢下列专家在阅读了书稿后给予的忠告：喀土穆动物园主任巴克少校提供了有关动物的建议；（意大利托斯卡纳）瓦拉米斯塔的真蒂利-法里诺拉侯爵赐予了阿比西尼亚方面的建议；开罗的马克斯·梅亚霍夫荣誉博士帮助解决了有关阿拉伯的问题及其他问题；坦葛尼喀总督、前苏丹国务大臣哈罗德·麦克米歇尔爵士介绍了苏丹情况；伦敦的亚胡达教授解释了法老历史。这些著名专家使我免除了许多错误。我还要感谢已故的弗阿德国王赠送给我的现存四卷本巨著《埃及国民史》，感谢 W.S. 布莱克曼小姐的《上埃及的农民》，感谢开罗的奥玛·图松王子的《尼罗河历史回忆录》。

大多数照片由于开罗的莱赫纳尔特和兰德洛克公司拍摄。其余照片的拍摄者有：伦敦的英国皇家空军，喀土穆的卡拉克西安兄弟公司和伦敦的《苏丹指南》。

莫斯西亚

1936 年夏

埃米尔·路德维希

① 埃塞俄比亚的旧称。

目 录

代译序	1
前言	1
第一卷 自由与冒险	1
第二卷 狂暴的兄弟	89
第三卷 与人类斗争	145
第四卷 征服的河流	283
第五卷 黄金入海口	399
译后记	